

中國畫家叢書

米芾 米友仁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中国画家丛书

米芾米友仁

孙祖白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DM86/02

米 芾 米友仁

孙祖白著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.5 附图 8 页 字数 50,000

1962 年 4 月第一版

1982 年 3 月第 2 版 198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7,001—18,000 本

统一书号: 8081·5183 定价 0.45 元

目 次

一	二米的时代背景	1
二	二米生平	4
	(一)米芾略历	4
	(二)米芾的遗闻轶事	7
	(三)米友仁小传	27
三	米芾的书法艺术	30
	(一)学书经历与论书	30
	(二)经验心得	34
	(三)诸家评论与影响	36
	(四)书迹流传	42
四	二米的绘画艺术	46
	(一)绘画思想的探索	46
	(二)古忠贤像与米氏云山	49
	(三)诸家评论与影响	56
	(四)画迹流传	63
五	二米的诗文	68
六	结语	72

一、二米的时代背景

米芾、米友仁父子，世称“二米”或“大小米”。米芾生于北宋仁宗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卒于徽宗大观元年（1107）；米友仁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卒于南宋孝宗乾道元年（1165）。在他们生活的一百十五年（1051—1165）间，正值宋朝大变动的时期。

米芾出生前九十一年，北宋开国，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纷争的局面，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。这个政权虽然采取过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，但是农民们仍然处在贵族、官僚、地主残酷凶狠的剥削之下，情况不可能有所改变。更兼连年灾荒，农村经济反而日趋凋敝衰落。另一方面，采矿、冶金和手工业、商业等，却因政局的稳定统一，而有所发展，在一些大城市中，出现着表面上承平繁荣的景象。

北宋的国防兵力，远不如汉、唐，北边的辽和西陲的夏，时弛时张地侵扰宋境，使宋人疲于奔命。自从真宗、仁宗对辽和西夏先后达成和议之后，每年便要付出大量的“馈遗”“岁赐”，这就更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，贫富日益悬殊，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，起义暴动时有发生。及至神宗即位，在米芾的青年时代，北宋王朝实已处于边患侵寻、国力困顿的境地。王安石的“变法”，即想借此挽救颓局。但“新法”的实施，损害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，引起了以司马光为首的“旧党”的激烈反对。从此党争纷起，朝政反复不定。到了徽宗时，“金壬”登用，仍

昌言“新法”，实质上已沦为加紧剥削压榨人民的工具。在极度民不聊生的情况下，宋江、方腊等领导农民起义，对抗暴政。其时米芾已卒，米友仁正入掌“书学”。

此际，昏聩的徽宗，还妄想借助新兴的金，从辽夺回燕云十六州。结果，金灭了辽，占据燕、云，而乘势南下吞宋。十分腐朽的宋朝，根本无力抵御强悍的金兵，靖康元年（1126）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沦陷，徽、钦二帝被掳，北宋王朝就此垮台。其时米友仁年已四十一岁。

已而高宗南渡，在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重建政权，是为南宋。这时两河农民揭竿纷起抗金，岳飞、韩世忠等将领也屡挫金兵，但懦弱的高宗并不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去恢复中原，却任用秦桧等主和一派，不惜在内部镇压诬杀异己，向金称臣纳贡，弃人民于不顾，把淮河以北，西至大散关的大片土地割让金人，以换取江南的偏安。尽管如此屈辱求和，但金人并不息兵，在米友仁去世前二年——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完颜亮又铁骑南下，直打到长江边上，幸而完颜亮被他部下所杀，金兵北返，才使江南人民免遭浩劫，而一批以高宗皇帝为首的剥削阶级，继续不顾人民死活，吮吸血汗，过着醉生梦死、荒淫无耻的生活。最后在蒙古族的崛起下，这个小朝廷，又复亡了。

再环顾一下其时文学和书画艺术的概况：

北宋城市经济的繁荣滋长，在宴安情况下，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复兴和发展。印刷术的进步，使得书籍广泛流通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北宋初期，诗尚“西崑”，文崇“骈俪”，还承袭唐末、五代的遗风。至梅尧臣、苏舜卿、苏洵、曾巩诸人，力主去除旧习，才奠定了革新的基础；到王安石、苏轼兄弟和黄庭坚一辈，开

创了北宋诗文的新貌，而达于鼎盛。源于乐府、俗曲的词，这时发展滋长很快，形成宋代文学的主流，欧阳修，柳永、苏轼、周邦彦、辛弃疾等为词的代表作家。

在书法艺术上，宋初李建中，承接唐人风规，一扫五代衰颓习气。至蔡襄、苏轼则从杨凝式追溯颜真卿等大家，各成流派；黄庭坚和蔡京，亦开面目。米芾更深于书学，天才超轶，由唐法晋，成就甚高，后人并以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和蔡襄合称“宋四大书家”，为这一时代书法艺术的代表者。

绘画艺术尤足称道。为帝王服务的绘画机构——画院，以此时最为昌盛。花鸟画有黄筌、徐熙两派，黄派因帝王的偏好而形成主流，其间人才辈出，气象蓬勃。人物画也有创获，李公麟的“白描”，应是当时艺苑奇花；李唐方硬的“折芦描”衣纹，也不同于前代。山水画更突飞猛进。初期的李成、范宽和五代的关仝，号称为鼎峙北方的三大家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，产生了中期的郭熙、王诜，以及李唐等巨匠。董源、巨然则以擅写江南山川而别树一帜于南方，米氏父子祖述他们的意趣，创造了“米氏云山”，与文同、苏轼诸人，共同开启了文人“墨戏”的法门，与崇尚艳丽格法的画院派相互对垒，展示了画史上新的一页。

总之，二米生长的时代，不论文学、艺术，都出现了革新的思潮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为发展，二米之所以在书画艺术上获得深邃的造诣和光辉的成就，和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应是十分有关的。

二、二 米 生 平

(一) 米芾略历

米芾初名黻，后改写芾^①，字元章，自称楚国华氏之后，自署偶作华黻(芾)或楚国米黻(芾)，号鬻熊后人、火正后人^②。其他别号很多：因住过襄阳(今湖北襄阳)，号襄阳漫士；襄阳东南有唐代诗人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，又号鹿门居士；中岁爱

① 清翁方纲《米海岳年谱》：“按(米芾)《王子敬帖》跋云：‘崇宁元年(1102)五月十五日，易跋手装，时以芾字行，适一纪(十二年)。”据此云一纪，自崇宁元年计之，是其名写芾，在元祐六年(1091)辛未也。……时年四十一矣。……米海岳书画，凡有元祐六年辛未以前书作芾者，皆贗迹也。黻在前，芾在后，悉可据此定之。……又按米书芾字，中间先作一横，然后自上以直画贯下。此芾字下从市，读若分勿切，市即芾字，与朝市之市，先上点而后横画者迥别。凡米迹此字误作一点一横，廿头下加市井之市者，皆伪作也。”

② 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：“陆终生子六人，……六曰季连，芾姓，楚其后也。”《索隐》：“芾姓，诸楚所出。”又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：“楚系出芾姓，祝融之后，周文王师鬻熊受封于楚，后为氏。”按《新唐书·西域传下》：“康者(康居国之后)，……君姓温，本月氏人，世居祁连北昭武城(其地在今甘肃中部、西部及青海东部)，为突厥所破，稍南依葱岭，即有其地(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)。枝庶分王，曰安、曰曹、曰石、曰米、曰何、曰火寻、曰戊地、曰史，世谓九姓(合温为九姓)，皆氏昭武。”又《资治通鉴注》：“米姓出自西域康居，支庶分为米国。后入中国，子孙遂以为姓。”则谓米姓系出康居。

润州(今江苏镇江)江山之胜,筑海岳庵于城东^①,遂号海岳外史;曾知淮阳军(今江苏邳县),又号淮阳外史。此外,或因作官,或因藏画、筑室等缘故,还有中岳外史、净名庵主、溪堂、无碍居士等别号,而晚年自称米老。

米芾世居太原(今山西太原),后迁襄阳,润州为其定居之地。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,宋初勋臣米信,是他五世祖;高祖、曾祖以上,多是武幹官(武职官吏)。父名佐,字光辅,始读书学儒,官左武卫将军,赠中散大夫、会稽(县)公;母阎氏,曾为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^②,赠丹阳县太君。米芾幼时,因母亲的关系,生长在皇亲国戚的豪华邸宅之中。

米芾从小聪慧,据说六岁时日读律诗百首,一再过目便能背诵。七八岁学颜真卿书法,能作大字;十岁写碑刻,旁人赞他有李北海(邕)笔意,他还不以为然。年龄稍长,博记洽闻,读书务通大略,不喜科举之业。喜议论,好高鹜远,以己意为断。作诗古文词,不肯剽袭前人陈语,以奇险为工。书画更是他的绝诣。

① 海岳庵的所在,据《宝真斋法书赞》云:“蔡肇(天启)铭公之墓曰:‘过润,爱其江山,遂定居焉。北固既火,作庵城东,号海岳,日哦其间,为吾州佳绝之观。’是未火之前在甘露,既火之后,自西而东矣。海岳之名同也,而地则不同。”按米友仁谓其父居镇江四十年,北固山甘露寺遭火在元符末年(1100),迁庵城东七年而米芾卒,则芾居甘露的时日较久。

② 《蔡志》:“宣仁圣烈皇后(高后庙号)在藩与丹阳君有旧。”《宋史·本传》:“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,补舍光尉。”《鸡肋编》:“米元章母,或云本产媼,出入禁内,以劳补其子为殿侍,后登进士第(按:与墓志、史传不合,当误)。”《诚斋诗话》:“润州大火,唯留李卫公塔,米元章庵,米题云:‘神护卫公塔,天留米老庵。’有轻薄子于塔、庵二字上添爷娘二字,元章见之大骂。……盖元章母尝乳哺宫内,故云。”

十八岁时(1068),高后之子赵顼即位,是为神宗,高后贵为太后,念及阎氏的乳褓旧情,不久,就“恩荫”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。继出授为浚光(今广东英德县浚光镇)尉,后游宦南方,在临桂(今广西桂林)、长沙、杭州等地当小官。哲宗元祐中(约1089),迁入淮南路^①幕;绍圣初(1094)改授宣德郎,知雍丘县(今河南杞县),监中岳庙;嗣授奉议郎充涟水军(今江苏涟水)使,除发运使,勾当公事蔡河拨发。至徽宗崇宁二年(1103),入京为太常博士,奉诏以《黄庭》小楷作《千字文》,预观内府书画。已而出知常州(今江苏常州),不赴,改管勾洞霄宫。未几,知无为军(今安徽无为)。崇宁三年(1104)六月,复召入京,除书画学博士,徽宗赐对便殿,进呈他儿子友仁所作《楚山清晓图》。旋擢为礼部员外郎,因言者而罢,出知淮阳军。一年后,头上生疮(痛疮),上书辞官,未获准许,卒于任所。时大观元年(1107),年五十七岁^②。大观三年(1109)六月间,葬于丹徒(今江苏镇江)长山,他的朋友蔡肇(天启)为作《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》(以下简称《蔡志》)。

① 宋置淮南路,其境东至大海,西距汉水,南濒长江,北据淮河,治扬州(今江苏扬州)。熙宁年间分为东、西两路,东路仍治扬州,西路治庐州(今安徽合肥)。

② 《蔡志》谓米卒于郡廨,享年五十七;《宋史·本传》则云出知淮阳军卒,卒年四十九。《米海岳年谱》:“按大观元年(1107)丁亥,米公卒时五十七,《宋史·本传》云云,其误明矣。又厉鹗《宋诗记事》云:‘大观二年(1108),罢知淮阳军。’亦误也。又宋程俱《北山小集·题米元章墓文》谓米公卒于大观四年(1100)庚寅,此亦不及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言之为详。张丑云:‘米公卒于大观元年丁亥。’又引蔡肇所撰《米公墓志》谓葬于三年(1109)六月,此与方信孺所云‘大观三年葬于丹□□山下’正合也。且黄长睿(伯思)《东观余论》序云‘元章已物故’,此序作于大观二年戊子六月,则米卒于大观元年为定说矣。”

妻许氏，封宁公县君，生子五人，女八人。长子名尹仁，后改名友仁；又一子名尹知，后改名为友知，能书，年二十卒；其他三子亦早故。

所著诗文有《山林集》一百卷，已佚。现传有《宝章待访录》^①、《书史》^②、《画史》^③，以及后人所辑《宝晋英光集》（诗文集）、《海岳名言》^④、《海岳题跋》^⑤、《宝晋斋长短句》等。

（二）米芾的遗闻轶事

《宋史·本传》谓米芾“所为谲异，时有可传笑者”，散见于宋人笔记的颇多。后人辑载这些遗闻轶事的，有《中岳外史传》、《海岳遗事》、《米襄阳志林》等。为了提供读者进一步了解米芾

- ① 《宝章待访录》一卷，米芾载录同时人所藏的法书名迹，分“目睹”、“闻见”两类。自序谓“闻见浸多，惧久废忘”，因而作此书俟访，其例实开后世著录书的先河。成书在《书史》之前，故所载较简而互有出入，可两相参证。通行有《美术丛书》本。
- ② 《书史》一卷，米芾评论自藏和所见前人法书的著作。始于西晋，迄于五代，俱品题真伪，载述跋尾、印章、装褙等，兼及遗闻轶事，能自叙心得，不随人附和，足资考证研究。通行有《美术丛书》本、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- ③ 《画史》一卷，米芾著录他自藏和所见所闻各家名画而作，体例与《书史》略同，在品鉴真伪优劣、考订谬误等方面，发抒了他的研究心得和独特见解，而为历代鉴赏家所重视。通行有《美术丛书》本、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- ④ 《海岳名言》一卷，后人辑录米芾论书之语。其论对于前人颇多贬诋，而自言运笔分布等，出之心得，不落恒蹊。故虽一鳞半爪，足以概见米芾书学的独到之处。通行有《美术丛书》本、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- ⑤ 《海岳题跋》（后附《宝章待访录》）一卷，明毛晋辑入《津逮秘书》，共载书跋五则，画跋二则，收录甚寡，颇多挂漏。且其中《跋自画云山图》一则，系米友仁题画语，首有绍兴乙卯（1135）纪年。而毛氏不察，误为海岳。通行有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
的为人，选择一些著名的和有关书画艺术的，以史传、墓志、年谱，及其著作、手迹等材料，相互参证，分类叙述于下：

仕途困蹶

米芾原是官僚子弟，母亲内通掖庭，和皇太后有旧，朝官之中，也不乏相厚。如推行“新法”的宰相王安石，很赏识米芾，“尝摘其诗句书扇上”；反对“新法”的“蜀党”领袖，并以文章词赋名满天下的苏轼，称他为“天下第一等人”；势焰灼人的权相章惇和蔡京，都和他有过交谊……。而米芾终其身，只得“三加勋，服五品”，官阶不大。其“擢列星曹”为礼部员外郎，应算他履历中最高的官职，后人称他为“米南宫”，也由此而起。但部曹做不多久，就遭“白简逐出”。《蔡志》说他“举止颀颀，不能与世俯仰，故仕数困蹶”，实符合米芾一生作官的情况，也道出了“困蹶”的根源。

《宝晋英光集》中有他做地方官时的榜文二篇，一是《到任榜》，一是《六顺晓示》，都是劝务农桑，宣扬封建伦常，为统治阶级说教的官样文章。北宋中晚期的广大农民，久处于官僚地主的高压剥削之下，已极穷困，更兼历年蝗害和水旱灾荒，农村经济日益凋敝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，这时的老百姓谁还要看这种无关痛痒、不解倒悬的官方告示；而一般胥吏、隶卒，只想找寻事端，压榨人民，也讨厌这些迂阔的文告。米芾平生所好，只在于书画文物和江风山月，为官日久，故态复萌，就吟着“掩簿叱胥无恩我，冒风踏雪作清游”的诗句，而玩忽公事了。故《蔡志》谓：“平居退然，若不能事事，至官下则率职不苟，喜为教戒，吏民初以为烦，已而安之。时亦越法纵舍，有足大者。”亦是实录。

但米芾并不是一点也不关心人民疾苦。如官涟水时，旱灾之后，继遇水灾，又连遭雨雪，田亩俱被淹没。米芾路过邵伯，看到许多为了防旱而用泥土塞断的通湖海道，因地主豪绅只顾一己之利，仍不疏通开放，以致积潦不能宣泄，为患甚大。米芾为此写了一信给他上司（或同僚），诉说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。信中说：“豪姓因而擅之，恐非公家之利也。”愤愤不平，情见乎词。

在作雍丘令时，正值荒歉，饥民载道，而以“皇粮”为重的有司，却因该县夏税未收，不顾人民死活，不发赈济，仍派官员日往催租。米芾气愤不过，作了一首《催租诗》，反映了这个情况：“一司旦旦下赈济，一司旦旦催租税。单状请出三抄纳（原注云：敝邑以身当夏税之责，不令受赈，时催），百姓眼中聊一视。白头县令受薄禄，不敢鞭笞怒上帝。救民无术告朝廷，监庙东归早相乞。”此际，米芾再也不忍继续做那榨压老百姓的工具，而只想丢官去当个监庙的闲差，心情是很沉痛愤懑的。但小小的一名县令，如何斗得过那些豪绅大吏，当时的政局又反复无常，他既不愿俯仰顺时，而也救民乏术，这些隐痛苦衷，当是促使他为官消极，耽玩书画的原因之一^①。

上司对他也不满意。《挥麈后录》：“米元章崇宁初为江淮制置发运司，勾当直达纲运，置司真州（今江苏仪徵）。大漕张

① 《宝晋英光集》载《上献相公汲公（吕大防）》诗：“……康济有次第，沿革自贯穿。删除救灾法，下民不弃田。剔抉经费壅，源源如流泉。……改弊贵无迹，移风当有筌。……法令若束薪，不息不敢割。亦不叹折腰，所叹志不宣。……此志苟不遂，江湖终浩然。”按此诗意，米芾亦反对新法，偏于保守。又上书蒋之奇，有云：“襄阳米芾在苏轼、黄庭坚之间，自负其才，不入党。”则又自辩不是“元祐党人”，政治态度，摇摆不定。

励深道见滑稽玩世，不能俯仰顺时，深不乐之，每加形迹，元章甚不能堪。”又《宋稗类钞》云：“米元章守涟水，地近灵壁^①，蓄石甚富，一一品目，加以美字，入书画室则终日不出。时杨次公为察使，知米好石废事，因往廉焉。至郡正色言曰：‘朝廷以千里付公，汲汲公务，犹惧有缺，那得终日弄石！’”

米芾做官不得志，往往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诉说“流落江湖”困顿窘迫之状。《铁围山丛谈》：“米芾尝为书学博士，后迁礼部员外郎，数遭白简逐出。一日以书抵鲁公（蔡京），诉其流落，且言举室百指，行至陈（今河南淮阳），独得一舟如许大，遂画一艇于行间。鲁公笑焉。”其时蔡京已为宰相，权倾天下，而米芾作书与他，仍出以玩世不恭的态度，无怪蔡京要“笑”了。米芾不拘绳检的行为，在封建官僚的心目中，终非“廊庙之材”，对之决不会有好感的，故沉沦下僚，也是必然结果。

好洁与奇冠异服

异乎寻常的好洁，是米芾一项怪癖。《蔡志》云：“性好洁，置水其傍，数盥（音海，屡屡洗面）而不悦（音税，佩巾——手帕之类），未尝与人同器服。”由于他在起居上这样奇特，致被当时人呼作“水淫”。《清波杂志》载有他因好洁而不惜弃去心爱之物的故事：“曾祖殿撰公（周穉字仁熟）与元章交契无间，凡有书画，随其所好即与之。一日，元章自言：‘得一砚非世间物，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识之。’答曰：‘公虽名博识，所得之物真赝居半，特善夸耳。’元章起取于笥，曾祖亦随起索巾涤手者，若欲敬砚状。元章顾而喜。砚出，曾祖称赏不已，且云：‘诚

① 今安徽灵壁。地产“磬石”，击之有金属声，唐开元以前多采作乐器“磬”的材料。其玲珑成峰峦形者，人多取为清供珍玩。

为尤物，未知发墨何如？’命取水，水未至，亟以唾点墨磨砚。元章变色而言曰：‘公何先恭而后倨乎？砚污矣，不可用，为公赠。’初但以其好洁欲资戏笑，继归之，竟不纳。”《耆旧续闻》所载更奇：“世传芾有洁癖，方择婿，会建康段拂字去尘，芾曰：‘既拂矣，又去尘，真吾婿也！’以女妻之。”《鸡肋编》又记他因好洁而丢官：“（米芾）有好洁癖，任太常博士，奉祠太庙，乃洗去祭服藻火^①，坐是被黜。”有一次，米芾被人作弄，竟戳穿了这个矫俗炫世的怪癖：“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，尝欲验之（验米的好洁）。大会宾客，独设一榻待之，使数卒鲜衣袒臂，奉其酒饌，诸姬环于他客，杯盘狼藉。久之，（米）亦迁坐于众宾之间，乃知洁癖非天性也。”（亦载《鸡肋篇》）

米芾奇冠异服，也盛传一时。《何氏语林》：“元祐间（1086—1093）米元章居京师，被服怪异，戴高簷帽，不欲置从者之手，恐为所污。既坐轿，为顶盖所碍，遂撤去，露帽而坐。一日出保康门。遇晁以道，以道大笑。（米）下轿握手问道：‘晁四，你道似甚底？’晁云：‘我道你似鬼章^②。’二人抚掌绝倒。”《蔡志》也说他：“冠服用唐规制，所至人聚观之。……视眉宇轩然，进趋檐如，吐音鸿畅，虽不识者亦知为米元章也。”米芾不着时服，穿戴前代衣冠，并非单纯嗜奇好古，应是玩世嫉俗的表现。元代王元章（冕），亦学此行径，用意当亦相同。

拜石与宝砚

拜石是米芾著名的轶事，《宋史·本传》亦载其事。《梁溪

① 水藻和火焰的纹样。古代绣于制服以为装饰。

② 羌人鬼章于熙宁七年（1074）起屡侵宋边境，至元祐三年（1088）俘获，用槛车（围以栅栏的囚车）送京。米戴高簷帽坐露顶轿，如鬼章在槛车之状，故晁戏以比之。

漫录》：“米元章守濡须（今安徽无为的异名，濡须水经其境东入长江）日，闻有怪石在河壩，莫知其所自来，人以为异而不敢取。公命移至州治，为燕游之玩。石至，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：‘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！’言者以为罪，坐是罢。”元倪瓒《云林诗集》有《题米南宫拜石图》诗：“元章爱砚复爱石，探瑰抉奇久为癖，石兄足拜自写图，乃知颠名不虚得。”据此诗，米芾曾自写《拜石图》，可见他并不因拜石丢官而后悔，反作图以自鸣得意。后世画家亦好绘写《米颠拜石图》，拜石一事，遂更喧腾人口，传为佳话。

米芾在宝晋斋前也有异石，以供清赏，《书异石帖》即记这块石峰：“西山书院，丹徒私居也。上皇樵人以异石来告余，凡八十一穴，状类泗淮山一品石，加秀润焉。余因题为‘洞天一品石’，以丽其八十一数，令百夫輦致宝晋斋。又七日，甘露下其石，梧桐、柳、竹、椿、杉、蕉、菊，无不霑也。自五月望至廿六日犹未已。”得异石而甘露下，当属故神其说，但相传米芾有“瘦、秀、皱、透”四字相石法，则所爱之石，定非凡品。

爱石之外，米芾还爱砚。砚是“文房四宝”之一，为书画家的重要工具，亦称“砚田”。米芾于砚，研究有素，著有《砚史》一书，对各种古砚的品样，以及端、歙石的异同优劣，均有精详的辩论。首言“器以用为功，石理以发墨为上”，就和一般“玩物丧志”的藏砚家不同。但米芾爱砚如护头目，爱之过甚即成癖好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引《山林集》中一帖云：“辱教须宝砚。去心者为失心之人，去首者乃项羽也。砚为吾首，谁人教唆，事须根究。然而复有一说，徐熙《梨花》，人多识之，请携去遍示识者，若可当砚，犹为少存交情，长年报答。必欲吾首（米自指所宝之砚），亦不免永镇乌江，两手掷下（捧下）分付，且

只成甚头脑！便希昆仲命驾早膳，面议之。”米这通手札，虽在语词之间带有滑稽诙谐的成分，然而舍不得割爱宝砚，却是实情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的作者岳珂对米芾备极倾倒，但在读此帖之后，也不免叹道：“噫哦！砚尤物耳，固真足宝耶？是宝矣，固可以比首耶？观此，宝晋之于砚，可谓溺矣！”

砚山是一种天然形成峰峦的砚石，在底部山麓处，琢平可受水磨墨，既可作文房清供之用，又能为临池染翰之具。兼有砚癖、石癖的米芾，对之自极爱重。《志林》：“僧寂周有端州石，屹起成山，其麓受水可磨。米后得之，抱之眠三日，囑子瞻（苏轼）为之铭。”得砚山而抱卧三日，可谓癖之深矣！米芾著有砚山数座，最著名的一座为南唐李后主故物，后来为了结屋甘露，与苏才翁之孙、苏仲恭之弟交换得宅基一方。另有一座，被他同道友好薛绍彭易去，后来米芾追想成图，并题道：“吾斋砚山，被道祖（薛绍彭字）易去，仲美旧有诗云云（节略）。近予亦作云：‘砚山不复见，哦诗徒叹息。唯有玉蟾蜍（米有玉水滴作蟾蜍形），向予频泪滴。’此石一入渠（指薛）手，不得再见，每同交友往观，亦不出视，绍彭公真忍人也。予今笔想成图，仿佛在目，从此吾斋秀气，当不复泯矣！”米芾对它如此情深思切，这座砚山，当是宝晋斋中的尤物。

颠 名 不 虚

米芾不但在朋友和常人面前举止滴异，甚至在最高封建统治者——皇帝面前，也要颠狂一番。《钱氏私志》：“徽皇（徽宗赵佶）闻米芾有字学，一日于瑶林殿张绢图方广二丈许，设玛瑙砚、李廷珪墨、牙管笔、金砚匣、玉镇纸水滴，召米书之。上映帘观赏，令梁守道相伴，赐酒果。米反系袍袖，跳跃便捷，